

第一章 浪迹林泉

—

南天竺香至国。

皇宫内悄悄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

“三王子菩提多罗离宫出走了！”

这消息如平地一声惊雷，把几个服侍三王子的内宫侍从和婢女吓得魂不附体，瑟缩不安。要知道，这位综合了美貌、崇高、尊贵、才华于一身的三王子，是国王和王后的重要精神寄托。如果有什么不测，那真不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……

然而，香至王竟然出乎意外地对三王子菩提多罗出走的事没有追究，甚至没有发怒。香至王知道，三王子菩提多罗秉性不羁，放浪形骸，他的人生观点与两位兄长不同，以贵为辱，以奢为耻，以贫为敌，以获得智慧、才能为追求的目标，也就是他常说的，一要精研佛理，普度众生；二要苦练武功，护国卫民。

香至王觉得这也有一定道理。他本人就是凭藉这两点征服外敌、治理国家、予益民众。因此，他下了一道手谕：只要弄清三王子菩提多罗的行踪，送给珠宝作生活费用便可，其它任其自然。

香至王是明智的。

所有王宫人等长长地嘘了口气。

菩提多罗无拘无束，漫游名山，遍访古刹，投僧问经，拜师习武，广闻博览——浪迹林泉。

这天凌晨，拘利天象山还在轻纱缥缈的晨雾中沉睡，天象寺顶的佛灯还闪着昏黄的亮光，鸟未鸣，虫未叫，宁静极了。晨风有几分清冷。古寺一侧，一块硕大的天象石横空出世，有耳、有鼻、有眼、有尾、有足，神形兼备，如同活象一般。

或许寺以石名吧，走遍天下，真难见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造出如此瑰丽野景。此时，天象石下正旋风般地翻动着一个舞剑人。

此人身高八尺，脸阔鼻挺，眉浓如帚，目大似铃，于潇洒、稳健中透出睿智超凡的神韵。他一剑在手，起落有致，有时如飓风扫叶，有时如细雨抽丝，真个静若睡石，动若游龙，得心应手，功力不浅。他就是早起独自晨练的三王子菩提多罗。

他约摸练了一炷香的工夫，东方才渐渐现出鱼肚白，林中雀鸟开始从温馨的暖巢里醒来。

他定住脚，收回剑，衣衫已经汗湿，右臂也觉麻木，真想腾身天象石，小憩片刻。从地面仰望天象石，高达数丈，陡峭如削，昂头落帽，没有一身飞天的本领，只能是望石兴叹。

此时，山谷间正升起一团云雾，随风飘来。他心里一喜，双袖一甩，猛地腾身一跃，脚踏祥云，随风飘上二三丈之高，正落在天象石那光滑、圆滚的脊巅之上。脚刚着石，石下突然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：

“好功夫 好功夫！”

菩提多罗转回身，向下一望，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子正站在他原来的地方，双手叉着腰肢，仰望着他开心大笑，笑里带有几分赞许，也有几分揶揄。

菩提多罗默默地看着那位女子，这女子罗裳缟素，婀娜多

姿。两道蛾眉，有如弯月，白里透红的香腮，有如玉琢，浅施脂粉，俏丽端庄，高雅不俗。她止住笑，从容不迫地朝菩提多罗略施一礼道：

“师兄早哇 练轻功啦！”

言讫，咯咯咯地捧腹大笑。

这女子就是菩提多罗同师习武的师妹莫依。

菩提多罗顿时被莫依笑得面红耳赤。

他知道莫依笑里的含意。他真后悔刚才不该借助从山谷升起的那团云雾。说实话，凭他的功力，飞上这几丈高的天象石本不费吹灰之力，只是舞剑舞得疲累，便投机取巧了。这确实是禅门功场所不可取的。他没有说话，又回过身去，盘腿天象石，双手合十，微闭双目，屏息静气，坐起禅来。

莫依的笑声嘎然而止。

菩提多罗听到耳边一阵呼呼风响，忽睁双目，只见莫依轻巧地落在他的面前，闪动着那双瞳仁格外大、格外亮的眸子，又扑哧一笑。

菩提多罗浑身一颤。是啊，这又是不应该有的疏忽。本来，坐禅，就是静虑。就精神状态而言，静是培养接近于先天“智慧”的温床。因而，“智慧”，是从“静”中的灵光一现而得。所以佛家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，也是以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然后达到“般若”智慧的成就。

中国的老子也说过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。”到曾子著《大学》时，说得就更明白了。他说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这些都是观察自然的结果，效法自然的法则。如果练习坐禅时外界一有响动就思虑营营，心头杂乱，那怎么练得真功呢？

菩提多罗心里越慌乱，他看到莫依的脸上越展现出一丝自鸣

得意的笑容。他从那笑容里感到了一种揶揄的味儿，却又从中感到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！他才发现这位师妹是那样自信、开朗、强勇，而对他却处处严谨、挑剔、寸步不让。他再也无心坐下去了，一腾身站了起来。朝莫依合掌一礼：“谢谢师妹指教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莫依嫣然一笑：“百密也有一疏嘛，师兄，恕小妹挑剔了。”

菩提多罗仍是难堪，手足无措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看你的胳膊好像有些麻木了，我们回寺里去歇息歇息吧。”

莫依无所顾忌地说。

菩提多罗的脸一下子又红了，虽然他觉得师妹的话出于坦诚、直率，没有丝毫恶意，但还是觉得应该自责。

“师兄，明天早晨，我们一块儿练，怎么样？”

“噢。”

菩提多罗没有说行，也没有说不行，只轻轻一笑。

莫依也轻轻笑了。

二

旭日升起来了。灿烂的阳光把丛林古刹点染得五彩缤纷。天象寺飘荡着一种富于幻想情趣、充满神奇色彩的梵歌，清新、幽长。

一条古老的石板路上，踽踽地走着两位年轻人。走在前面的是菩提多罗，紧跟在他身后是师妹莫依。莫依，吠舍种姓，属于平民，地位低下。但她却是一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子，聪颖、娴静、贤淑、练达。她先于菩提多罗投寺求师，不求解脱，惟求武功。因而，她对经文虽探讨不深，武功却盖过众人。

自菩提多罗来到天象山求师，他二人就成为师兄妹，时常

切磋技艺，形影不离。连菩提多罗也暗自叹服。

他和她默默地走着。

“ 哗——！”

突然，扑楞楞从林中飞出一只秃鹫，像箭一般地射到菩提多罗的头上，用它那又硬又粗的尖嘴一啄，又一声怪叫飞去，怪叫声在山谷间回荡。

莫依一惊，以为菩提多罗发生了什么意外。她定睛一看，只见菩提多罗神态自若，处变不惊，仍若无其事地依旧低头走着。她回头再看那飞去的秃鹫，秃鹫嘴里叼一只硕大的毛虫，正落在一株秃树上。她才知道，是菩提多罗的后衣领上落了这只毛虫，被秃鹫看见，采取突然袭击的闪电动作，寻到了一口美食，弄得自己一场虚惊。此刻，她笑了笑，提醒菩提多罗道：“ 师兄，山路坎坷，环境险恶，你要多加小心呀！”

菩提多罗淡淡一笑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回道：

“ 师妹 既然如此 你还贪恋什么红尘呀！”

这回是莫依脸红了。她从师学艺，纯粹是想练一身武功，献身佛国，保国卫民，并未有脱离红尘、皈依净土之念。

她本来早就可以离去，菩提多罗的到来像一块吸铁石一样把她给吸住了，虽然她不知道他的种姓、身世，但他善良、庄重的品性和他的多才多艺，就像蓦然从山泉中涌起一股清水，汨汨地流入她的心田，在她少女的心湖中涌动、回荡。她知道，他是个处处割断尘念的人，他在习武之外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探求佛经上，谈经论佛，滔滔不绝，似乎想成为一代佛祖。他和她曾多次想互相说服对方，却怎么也不能如愿。为什么？她一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或许是未有缘分吧。不管怎样，他在她心中的影子总难以抹去。

莫依望着面前英俊而又文静的丛林知己，感情的泉水又在

灵魂深处奔突着，一股灼热浪涛从悸动的心田涌过。她真想走上前去，拥抱他，狂吻他，倾吐自己一片爱心，然后双双离开丛林古刹，回到美丽如画的村野田园去，用他们的身心编织一个世外小桃源。然而，理智的冷却剂很快使她狂热的感情冷了下来。她想到自己的根底，一个吠舍平民的女儿还能想入非非？她不能伤害他了！

“师兄 时候不早 你该作早课了啊。”

菩提多罗点点头。

二人跨进寺门，分途而去。

一小僧气喘吁吁地找到莫依：

“跋陀大师请你！”

“请我？”

莫依一愣。

“嗯。正在精舍里等你呢！”

莫依心里猜度：莫非大师看出我的心思，强要我离寺了？她记得跋陀大师曾对她说过，论她的武功已是炉火纯青了，如果不想求禅，可以自由离去了。

莫依心事重重地来到大师精舍，朝跋陀大师匍匐一拜，道：

“大师呼唤弟子 不知有何赐教？”

“起来 起来。”

跋陀大师含笑扶起莫依。然后，他拉开斋几抽屉，取出一个布包，摊开在斋几上。

莫依举目一看 布包里包的全是光璨璨的珠宝。她非常惊讶。

跋陀大师问莫依：

“这些珠宝是小僧们打扫寮房时从菩提多罗的卧榻底下发现的。你与他相处甚密，知他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莫依脸刷地一下红了。她与他只不过是师兄师妹之情而已，更没有非礼之举，何谈相处甚密？这密字是她希冀而又难以接受的啊！何况，她根本就没见过这么多珍贵的珠宝，更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？这叫她怎么回答呢！莫依的上下嘴唇翕动了半天，还是没吭声。

“你也不知道？”跋陀大师随手把珠宝包好，“他平日没有向你吐露过珠宝的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莫依说，“连他的种姓、身世我都不知道，也没有必要去问他。”

“他好像很富有。”

“不。”莫依看了跋陀大师一眼，“我敢说，他对富有不屑一顾。”

“唔。”跋陀大师沉吟片刻，“听说南天竺香至国三王子离宫出走，你看这么多珍贵的珠宝，民间绝少可见。莫非他……”

“他是三王子？”莫依一惊。随之，她又摇了摇头，“可他从没吐露过！”

跋陀大师提醒莫依：

“据小僧讲，曾看到一个朝廷差官到丛林来过。我怕一时差池，特地派小僧去香至国查访过，确有个三王子外出习武求禅，他姓刹帝利，就叫菩提多罗呀！”

“啊！”

莫依这才真正吃了一惊。她心里想：这位菩提多罗师兄定是香至国三王子无疑，一位王子不愿在王宫养尊处优，而到山野丛林吃苦磨练，真是难能可贵！她不禁对这位王子师兄更崇敬、更爱慕了。于是说道：

“大师 要不要我去当面问问他呀？”

“不。逼问他人不愿讲出的事不是我们佛门弟子应该做的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不过，寮房破旧，我想将他从寮房换到禅房去住。这包珠宝请你在适当的时候交还给他”

莫依点点头，将珠宝接了过来。她似乎领会了大师为菩提多罗调换住房的用意，是怕此事有人知道了会大惊小怪，生出事端，采取一点保护措施。她告别跋陀大师，转身走出精舍。

寺内禅房在大殿内侧，是一间一间的单间，幽静、宽敞，为大弟子们居室，平常无人擅入。寮房则在大殿之外，紧靠坊廊，狭小、阴暗，是普通僧人和寺内役工居所，少则住二三人，多则住五六人不等。从寮房到禅房，是一些佛子梦寐以求的。

莫依急匆匆穿过一个天井，天井里种有一株菩提树。菩提树伟岸挺拔，绿染枝头。其干清润、光泽，其叶青翠、淳厚，形态高洁，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。

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二十九岁的时候痛感人生生、老、病、死各种苦恼，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及其梵天创世之说，舍弃王族生活，出家修道。他遍访名师，初无所获，继而经过六年苦行，仍徒劳无果，后终在菩提树下静虑成道，创立了苦、集、灭、道“四谛”和“八正道”等禅说，开创了释教的先河，以致后来逐渐成了世界性的宗教。莫依很喜爱这株菩提树，倒不是它会引起对一些有趣传说的遐想，对释佛的信仰，而是觉得它俊逸、高洁，有一种她所仰慕和追求的气质。特别是它的“菩提”二字与师兄菩提多罗的“菩提”二字天然巧合，使她一看到此树倍感亲切，好像它就是师兄菩提多罗的化身。因此，在她看来，大师把菩提多罗从寮房换居此地，似乎是最适当不过了。

莫依正低头边走边想，菩提多罗满脸不悦地从禅房里突然

跨了出来，二人撞了个满怀。

菩提多罗连忙后退，慌乱地拱手一揖：

“师妹，真对不起！”

“唔！”

莫依也顿时双颊飞起红晕。她见菩提多罗慌乱道歉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但是，她很快恢复了少女的矜持，回礼一揖：

“也是小妹未加注意，不妨事。请问师兄为何如此慌忙？”

虽见莫依不加责怪，但菩提多罗内心并未恢复平静，语气仍不平缓：

“师妹找我有事？”

“喏——”

莫依递上一个布包，灿然一笑：

“奉大师之命，特意将你的失物奉还。”

“失物？”

菩提多罗抬眼一看，心里一怔，不用打开，他就知道这布包里是什么了。这些珠宝本是父王差人暗地送给他作为生活费用的。其实，佛界慈悲，他浪迹丛林，所食斋饭都是托钵乞食而得。他怕把这些珠宝带在身上被人发现，暴露王子身份，另眼相待，受到不应有的拘束，便偷偷藏在寮房卧榻下面的阴暗旮旯里。一定是小和尚打扫寮房搜寻了出来，怪不得这么快就将他从寮房换到禅房，与普通僧徒和师兄们隔上了一条沟壑！他刚才的满脸不悦和匆匆行止，本是去找跋陀大师要求再回到寮房去，回到师兄们的中间去，现在看来，大师已发现了他的隐秘，而面前的这位情同手足的师妹亦恐已知晓内情。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这是他没有思想准备的。他知道，在世俗眼里，一个大国王子，如同小国之君，岂能高攀？更不敢轻慢。一旦身份暴露，他在众人眼里便成了一个特殊人物，就

会敬而远之，甚至连这位平日对他苛求挑剔但又关怀备至的师妹，也会在他们之间拉起一道心理屏障，这是他极不愿意的。他忽然明白跋陀大师为他换房的原因，一时感到了巨大的失落，他望了一眼莫依，慢慢地接过布包。

“师兄，你……”

本已明白了事底的莫依，仍以疑惑的目光望着他。她不甚明白，一个国王的儿子，生活在珠光宝气、灯红酒绿的宫中，无忧无虑，怎么竟厌弃红尘，浪迹林泉，求经问禅？他真的想当武僧？想成佛祖？如果他真的是王子，她对她的爱恋，就只能到此为止。一个平民的女儿怎么能同一个贵族王子相恋呢！

菩提多罗知道此时莫依的心情，人非草木，平时莫依频频向他传递爱恋之情，他心里不是不明白，也不是不爱这位如花似玉、多才多艺的师妹，更没有嫌弃平民女儿的意思。他之所以紧紧关闭心扉，不让他们之间的感情升温，实在是他认为佛祖释迦牟尼的“四谛”、“八正道”有理。一个国君，即便是英明的圣主，他给予子民的恩赐也不过是那么大的一个范围，岂能普济万民？只有佛法才是无量的，才能普施法雨，普渡众生。他已下定决心，割断尘念，在佛祖指示的这条路上走下去。他觉得既然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这儿已不能再住下去了，于是，他向莫依深施一礼，歉意地说：

“师妹，你既然一切都明白了，那就请你恕师兄隐瞒之罪吧！”

“你真的是王子？”

莫依由疑惑转而显得惶恐。

“是的。王子难道就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难怪你……”

“师妹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因为王子就拒绝你。我是

“别说了！”

莫依也知道菩提多罗并不把王子看得那么重。他有他奋斗和追求的目标。她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你还把我当作你的师妹吗？”

菩提多罗轻松一笑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？”

莫依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这笑声，像烛台上燃烧着的红烛，火光闪烁，烙印在他们的心田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们就这样一个在禅房门内，一个在禅房门外站立着，时间，对他们来说，差不多凝固了。

一阵上香的钟声敲响了。这钟声，飘飘扬扬，似近，似远，悠悠地回荡在他们的耳际。一声一声的钟声，就像是从他们的心中流淌出来的，他们的全副身心都溶进钟声里了，如坠入梦幻之境。

“师妹！”菩提多罗闪动着一对乌黑的眸子看了莫依一眼，看得那么认真，那么仔细，这是他从未有过的，看得莫依脸上刷地红了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“我原本打算在这里多呆一些时日，与师妹进一步研讨经典，切磋技艺。谁知世人浅薄，知道我是王子就顿觉自己矮了三分，连跋陀大师也另眼相待，你看，这不，一下子就迁居禅房来了！”

说罢，又浅浅一笑。

“那有什么。”莫依笑了笑说，“本应如此嘛。”

本应如此？菩提多罗大笑起来：“为什么本应如此呢！师妹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回宫里去作王子了，这些珠宝烦你转

交给跋陀大师，就捐作寺内香火之资吧。”说罢，又将布包递给了莫依。

“你要回宫去？”莫依抚摸着布包里的珠宝。

“本应如此啊！”菩提多罗又开怀大笑。

“师兄，我们同师三载了，我能送你一程吗？”

菩提多罗很爽快地说：

“可以。说实话，这几年我的功夫有一点长进，还全仗师妹的指教，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！”

他的脸上露出少有的温柔之情。

莫依深情地笑了。她觉得菩提多罗虽然表面那么冷峻，但内心却蕴藏着一个丰富的世界！不由得又抬头望了望天井里那株伟岸、挺拔的菩提树，陷入长长的沉思中。

天空高远，一抹斜阳洒在天象石上，泻入一泓碧绿的石池中，清澈、潋艳的波光，如镀上一层金片。池边，嫩草叶上点缀着一滴滴水珠儿，闪着晶莹的亮色，如同一颗颗鲜活的珍珠；石板路上，苍松夹道，层林尽染，百鸟鸣翠，虬枝扶风。高洁的天空令人遐想，深邃的丛林给人一种脱俗超凡、飘然欲仙的情致。

菩提多罗和莫依肩并肩在这条石板路上缓缓地走着。他们无意欣赏这大自然的水光山色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就像揣着一块石头。

他们走到离山门出口仅一步之遥，菩提多罗突然停下脚步。

“师妹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他说着，望了莫依一眼，抬起袍袖拭去挂在她眼垂下的泪

珠。

莫依的身子没有动，刚被菩提多罗拭去泪珠的眼窝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我再送你一程，再……”

菩提多罗静静地站立着，虽然心里的潮水在翻滚，但脸未变色，眼未涌泪，仍显得那么恬淡、冷峻。

“师妹！”

菩提多罗不紧不慢地掏出一条纱绢，递给她。

莫依把纱绢接到手中，看了看，拭了拭眼泪，含情地说：

“师兄 我们要能永远在一起该多好呀！”

菩提多罗一笑：

“师妹，人生悲欢离合就是一大痛苦，这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，可见红尘并不值得留恋，假如有一天我出家当了和尚……”

莫依一声长叹：

“师兄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如此执着，老是想到出家当和尚？”

“你不明白？”菩提多罗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师妹，这本是一个人的信仰。从佛祖释迦牟尼成佛至现在，佛教已传到二十七代了。佛陀所传的经、律、论‘三藏’早就被尊为上乘经典，被五天竺所有僧俗人等接受。我认为，佛教的真理，是我空及法空以后所得到的结果，我空了，一切烦恼皆空；法空了，一切障碍皆除！”

“那你——”

“我是信佛的。这是一个由有我到无我的过程。一个人如果做到了无我，他就不会争权夺利，就不会损人利己，就不会犬马声色，就能够刚强、果敢、智慧、仁慈，一往直前！这种能产生伟大魄力的原动力，就是信仰，虔诚的信仰！”

“师兄，那么你已铁心出家求佛？”

“对！”菩提多罗出言铿锵，“我要用我的精神，我的肉体去体察和实验！天竺第二十八代佛祖，总要有人去追求呀！”

“唔。”

莫依心头一颤。她知道他的脾性，心里决定了的事，就是十头牛、百匹马也拉不回的，不禁一声叹息，黯然神伤。

少许沉默之后，她嗫嚅地问：

“我们还能见面吗？”

菩提多罗昂起头，仔细端详着莫依，端详了好半天，才浅浅一笑。他没有说能，也没有说不能。那是遥远的未知数。他实在不知道。

莫依垂下头，痛苦地咬紧嘴唇，虽然她早就知道她这是多问的话，可现在她还是被他淡淡一笑震惊了，心像是要被撕裂开来。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怆，猛地抬起头来，一步上前，紧紧攥住菩提多罗的手。

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无声地滴落在菩提多罗的手上。

菩提多罗定定地站着，面部毫无表情。

沉默。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菩提多罗慢慢推开莫依的手，不敢正视她那燃烧着火一样的眼睛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师妹，你也皈依佛门吧！”

莫依并不感到震撼，茫然地听着。

这，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

“师妹，请原谅我吧，告辞了！”

菩提多罗说罢，猛一转身，昂首挺胸，大步而去。

莫依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，也希望他能回过头来看她一眼。

他，始终没有回头。

第二章 珠光辩慧

—

古堡。王宫。灯红酒绿。

一弯新月，爬上树梢，照耀中庭。

三王子菩提多罗安然回宫，香至王十分欣喜，他下旨在内宫中庭设宴为三王子菩提多罗接风洗尘。王宫上下人等，更是眉尖舒展，格外用心操持，中庭上树梢月挂，花上蝶飞，池中鱼戏，枝头鸟鸣，处处显示出一种特有的王宫显贵和人伦温馨。

三王子菩提多罗明白父王的用意，要用这样的氛围，这样的情愫收拢他早已飞出王宫的心，把他的双腿紧紧拴在中庭上。他不觉一阵怅惘。

片刻，香至王、王后、大王子、二王子及一些内宫侍臣陆续上庭入席。大家少不得把菩提多罗评点夸赞了一番。

香至王喜悦非常，不断点头称是。

菩提多罗却始终面含郁色，少语寡言。

王后忍不住问道：

“王儿外出求经习武归来，已是满腹经纶，浑身功夫，正好助理父王开导民众，治国安邦，大显身手，为何面含不悦之色呀？”

香至王也道：

“是呀，父王正想把治国安邦大事交给你们兄弟分担哩！三王儿不必顾虑，有什么话，就当着父王、母后及二位兄长之面直言吧！”

大王子、二王子也一齐说道：

“弟弟，我们俱知你学问精深，武艺高强，这治国安邦之道，你一定是很有高见的，但说无妨！”

菩提多罗这才扫了大家一眼，笑了笑说：

“父王、母后及诸位兄长所说的治国安邦之道，孩儿岂敢置若罔闻？孩儿之所以沉默无言，是在苦苦地思索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香至王、王后和大、二王子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孩儿在想，一个人本领再大，也只能治理一个国家，即便治理得国富民强，也只是一隅之幸。但是，还有其他国家呢？还有天竺以外的世界呢？”

“唔！”香至王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随之便哈哈大笑起来，“王儿未免悲天悯人了，还是站在一方，面对现实吧。”

“父王！”

菩提多罗不以为然。正想讲一讲自己愿以佛陀教诲去普渡众生，超渡万民时，香至王好像明白了他要说的话，默默地点点头，打断了他的话说：

“是呀，待我们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，当然也可以向外扩展，治理他方啊！”

香至王的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平平淡淡，却像一把重锤击在菩提多罗心上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父王竟把他要说的话错误理解，真是罪过！他本想再阐明几句，然知道不同法亦不同，再怎么讲也是枉然，不禁一声长叹！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香至王一挥手，“今日是为三王儿接风洗尘，国事、政事留待日后再议，开宴！”

这是一场不欢的饮宴。

送走父王、王后和二位兄长后，菩提多罗心中的怅惘才稍稍缓解了一些，中庭宴上的酒杯肴盏，侍婢们正在着手收拾，收拾完毕，便一齐散去。

菩提多罗在侍童们簇拥下回到居室。室内银缸里早已点燃了红烛，绿色纱窗拉上天蓝色的窗帘，掩映着红烛的辉彩，使雪白的四壁抹上一层层五彩缤纷的柔光。案台上洁净、光滑，一叠叠经书置于案头，文房四宝一应齐备。一张镂花檀木卧床上，悬挂一领薄如蝉翼的乳白纱帐，绣枕锦衾，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馨香……

置身这样的环境，菩提多罗心中刚刚缓解的惆怅，又骤然袭了上来。他无意这样显贵的享受，更无意终日沉醉在佳肴美酒和丝竹管弦之中，对父王、母后的一片苦心也不为所动。他回归宫廷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，他要义无反顾地沿着他自己早已设计好的前途走下去，闯出一条人生的新路来。菩提多罗心绪顿开。离开象石山返回王宫，起早贪黑，数日兼程，弄得他着实有些疲乏。他不想再翻阅经书，也不想再去月光下演练武术，便吹灭红烛，倒入帐中，拥衾而卧。不一会儿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呼呼的风声狂啸起来，一声霹雳震响，只觉眼前一片红光。他连忙爬起来，打开纱窗，仔细一望，月亮已经隐去，坍塌的王宫正在如漆的暗夜里熊熊燃烧。残垣断壁，满园焦土。宫墙上、庭院里到处躺着零乱的尸体，男男女女一大片，血腥气和焦臭味在夜风中飘散，看样子是刚刚遭到异国入侵的劫难……

“罪过，罪过！”